

我
亲
爱的
甜橙树 2

【巴西】若泽·毛罗·德瓦斯康塞洛斯 著
蔚玲 译

让我们温暖太阳



我想有一个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的
晚安的爸爸；一个用手抚摸我的
头的爸爸。

——
泽泽

没有**温柔**的生活毫无意义

感动数亿读者的5岁男孩 当当网终身五星童书
中国首届“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”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续篇

“歌王”海泉 “班长”张译 倾情帮唱

做一个温柔的父亲，**最美**！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我爱的甜橙树2
亲的
让我们温暖太阳

〔巴西〕若泽·毛罗·德瓦斯康塞洛斯 著
蔚玲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1-7660

Amos Aquecer o Sol by José Mauro de Vasconcelos

Copyright © 1974 Editora Melhoramentos Ltda., Brazil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.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让我们温暖太阳/(巴西)德瓦斯康塞洛斯著;蔚玲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751-7

I. ①让… II. ①德…②蔚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巴西—现代 IV. ①I777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6948号

责任编辑 王永洪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2千字
开 本 800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13.5 插页3
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51-7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不仅仅是血缘关系能够形成亲情，还有心灵和智慧。

孟德斯鸠

献 给

堂·安东涅塔·拉奇

奇奇洛·马塔拉佐

小路易斯·贝泽拉

和

“大朋友”瓦格纳·费利佩·德索萨·魏德巴赫

还有

若阿金·卡洛斯·德梅洛

1 第一部

莫里斯和我 / 1

第一章 蛤蟆住进我的心 / 3

第二章 法约勒 / 19

第三章 莫里斯 / 33

第四章 “鸡叫风潮” / 51

第五章 梦 / 73

第六章 让我们温暖太阳 / 95

第七章 再见，“小若昂” / 113

131 第二部

“魔怔”时光 / 131

第一章 迟来的决定 / 133

第二章 冤枉之痛 / 153

第三章 孩子的心可以忘记，却不原谅 / 171

第四章 鲨鱼之险和失败的“饼干大战” / 191

第五章 “泰山”，屋顶上的孩子 / 227

259 第三部

我的蛤蟆 / 259

第一章 新居 车库 塞维露芭太太 / 261

第二章 马查多树林 / 289

第三章 我的心脏叫亚当 / 317

第四章 爱情 / 335

第五章 神圣的爱情遇到了“食人鱼” / 351

第六章 星星 轮船 思念 / 367

第七章 启程 / 379

第八章 旅行 / 395

411 末章

我的蛤蟆 / 411

第一部
莫里斯^①和我

① 莫里斯·谢瓦利埃（1888—1972），法国轻松音乐喜剧明星。



第一章

蛤蟆住进我的心

突然，黑暗在我的眼前消失。十一岁的我吓得心在胸腔里狂跳不止。

“帮帮我，背着小羊的圣耶稣！”

光线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光线越亮，我越害怕，竟吓得喊不出声音来。

所有的人都安静地睡着了。所有的房间都关门闭户寂静

无声。

我从床上坐起来，靠在墙上，用力睁大眼睛，眼珠子几乎从眼眶里掉出来。

我想祈祷，想呼唤我的保护神们，可是，我吓得竟连卢尔德圣母的名字都喊不出来了。一定是魔鬼。是我怕得要命的那种魔鬼。可如果真是魔鬼的话，也不应当是灯光的颜色啊，应当是火和血的颜色才对，而且还应当带着硫黄的气味。我甚至不能喊费利西亚诺老师，就是亲爱的法约勒来救我。在这个时候，他肯定正在马利斯塔教会学校打着善良、无忧无虑的呼噜酣睡如泥呢。

耳边传来一个温柔而恭敬的声音。

“别害怕，我的孩子。我是来帮助你的。”

现在，我的心脏跳得直撞墙，我的声音颤颤巍巍、细若游丝，好像刚出生的小公鸡发出的第一声啼叫。

“你是谁？是另一个世界的精灵吗？”

“不是，小傻瓜。”

房间里响起了善良的笑声。

“我让光线再亮一点儿，不过，你别害怕，不会有任何倒霉事情发生的。”



我将信将疑地说了一声“好吧”，连忙闭上了眼睛。

“这样不行，朋友。你必须睁开眼睛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先睁开一只眼睛，再睁开另一只眼睛。房间里出现了一片特别漂亮的白光，竟让我以为自己死了，并且升入了天堂。但这是不可能的。全家人都说天堂不是我这类人能进的，像我这样的人只配下地狱，在地狱的油锅里变成肉串。

“看着我。我长得丑陋，可是，我的眼睛一定能让你感到信任和友善。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这里，床脚。”

我慢慢地挪到床边，鼓足勇气向那里看去。我被看见的东西吓了一跳，寒战像拉开一道拉锁似的传遍了我的全身。我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哆嗦起来。

“这样可不好，我的孩子。我知道自己很丑。可是，如果你这么害怕的话，那我就走了，不帮助你了。”

它的话听上去可怜兮兮的，于是，我决定克制一下自己。我慢慢地爬到它的旁边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害怕？”

“你怎么是一只蛤蟆？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蛤蟆。”

“可是，你就不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一条蛇？一条鳄鱼？”

“这我倒是愿意。蛇又漂亮，身体又光滑。鳄鱼游泳的样子特别好看。”

“对不起，可我就是一只可怜却友善的蛤蟆。好吧，如果这让你不高兴，那我走了。算啦。不过，我要再说一遍：我很遗憾。”

满身条纹的蛤蟆又难过又激动，它快要哭了。这打动了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软弱的人，看到别人哭泣或者难受，我的眼睛也立刻会充满泪水。

“好吧。不过，你得让我喘口气，然后我才能坐起来开始习惯你。”

果然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。也许是因为它温柔的目光，也许是因为它疙疙瘩瘩的身体一动不动吧。我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话，想博得它的好感。话一出口，我却有那么一点点儿结巴。我觉得似乎应该称它“先生”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先生？”



它笑了。显然，它喜欢这个称呼。不过，不是随便哪一只蛤蟆都会说话的。这表明我对它的尊敬。

它挠了挠头，回答说：

“亚当。”

“亚当什么？”

“就是亚当。我没有姓。”

我又心软了。见鬼，我竟然会被一只蛤蟆打动。

“你不想用我的姓吗，先生？我不介意。亚当·德瓦斯康塞洛斯，瞧，多好听。”

“谢谢，朋友。我将与你形影相随，所以，也将间接地分享你的名字。”

我是不是听清楚它在说什么了？与我“形影相随”？上帝啊，曼加巴斯圣母！要是妈妈看见它在我的房间里，肯定会大叫起来，那叫声一定能传到黑沙嘴海滩去。然后，她就会让伊佐拉用扫帚把亚当顺着楼梯打下去。这还不够，伊佐拉肯定会提着亚当的腿把它从彼得罗波利斯的海滨栏杆扔出去。

“我能猜出你想的一切。不过，不会有那样的危险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我松了一口气。

“可是，你呢？我怎么称呼你？叫你‘泽泽’？”

“拜托，‘泽泽’已经不存在了。那是从前的一个傻孩子，是马路上一个混血儿的名字……现在，我变化可大啦。我是一个懂礼貌、守规矩的孩子……”

“还是一个忧伤的孩子，特别忧伤。也许是世界上最忧伤的孩子之一。对不对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愿意做回原来那个‘泽泽’吗？”

“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回到从前。我又想，又不想。过去老是挨揍、挨饿那些事情……”

过去那些挥之不去的痛楚又回来了。做回原来的“泽泽”、有一棵甜橙树、再一次失去老葡……

“说实话。你真的不愿意？那个时候，你曾经有一样东西，可是很长时间以来，你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那是一个小小的却特别美妙的东西：温柔。”

我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。

“也没有全部丢掉。你仍然有那么一点儿温柔，不然，也不会和我说话了。”

它停顿了一下，很严肃地说：



“听着，泽泽，我就是为这个来的。我是来帮助你的，帮你面对生活里的一切。你再也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、因为要学钢琴而痛苦万分了……”

亚当是怎么发现我在学钢琴的？它怎么知道这是我生活中最讨厌的事情之一？

“我什么都知道，泽泽，所以我来了。我要住到你的心里保护你。你不相信？”

“我相信。从前，我的胸膛里住过一只小鸟，它把生活中最美妙的事情唱给我听。”

“它在哪儿？”

“飞了。走了。”

“这就是说，你正好有空位让我住。”

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还是在胡思乱想。我很瘦小，胸部瘪瘪的，一根根肋条像刮板^①乐器似的，哪里装得下这么肥胖的蛤蟆？它又一次猜到了我的想法。

“在你的心里，我会变得小小的，你一点儿都感觉不到我

① 刮板，巴西一种细长的管状民间乐器，表面有一排细槽，演奏时用一根棍在细槽表面刮擦来发声。

的存在。”

它见我犹豫不决，继续解释说：

“听着，泽泽，如果你接受我，让我和你在一起，一切都变得简单了。我想教会你一种新的生活，保护你不受任何伤害，慢慢地把纠缠着你的悲伤情绪一扫而光。你会发现，尽管你形单影只，也不再那么痛苦了。”

“真的要这样？”

“对，要让你在生活中不再觉得自己那么孤单。有我住在你的心里，一道新的风景线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。然后呢，你就会感到生活发生了改观。”

“‘改观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变化，就是不一样了。”

“明白啦。”

事实上，我还明白自己已经不再害怕和讨厌这只蛤蟆，甚至觉得我们仿佛早在两百年前就是朋友。

“如果我同意呢？”

“你当然同意。”

“那，我应该做什么？”

“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而是我来做。你只需要非常勇敢和坚

